

认识乡贤王应麟，源于著名的《三字经》。王应麟出生于今天宁波城区的念书巷，旧称王尚书第巷，而他的墓葬在鄞州区五乡镇的同岙村。久已想去看看，前不久文化之旅网组织探访铁佛寺及王应麟墓道活动，终于遂了我的心愿。

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他九岁通六经，十八岁中进士，历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官至礼部尚书。后因弹劾奸相留梦炎庇用私人未成，愤而辞官还乡，南宋亡后，不仕元官，专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去世后长眠于同岙，从此，王应麟与同岙融为一体。

同岙村三面青山环绕，这里原属宝幢，一听就是个占尽风水优势的地方。历史上，同岙曾是鄞县县治所在地，据《鄞县志》记载，公元前222年，秦设鄞县县治于同谷。同谷即现在的同岙

今年2月1日，闻名遐迩的慈溪市全国劳模、原慈溪县委常委罗祥根同志在观海卫镇大岐山村的家中安祥地离世了，享年95岁。因工作关系，过去有段时间我跟老罗有过较多接触，后来也经常遇见他。老罗的过世让我痛惜，对他总是难以忘怀。

时间追溯到六十多年前，1952年，罗祥根带领农民兄弟办起了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洞闸合作社。办社几年，充分显示了集体化的优越性，棉花产量年年大幅度增长。毛主席亲自批示：“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老罗先后五次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还参加赴朝慰问团，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

1971年5月，罗祥根从五洞闸公社调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仍保持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刚到县里工作几天，他就和县委、县农林部门的几个同志一起，来到附近的游山镇西大队参加生产劳动。老罗边劳动边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徐金忠攀谈，问了这个大队的棉花生产情况，徐金忠说：“我们这里上洋地离海远，土壤带酸性，历年来产量比不上下洋地。”徐金忠的话引起了罗祥根深思，他想到全县有几万亩这样的棉地，摸索上洋地棉花高产的经验，对争取全县棉花大面积平衡高产有着重大意义。自己过去长期居住在海边，对上洋地棉花种植还缺乏经验，于是他同大家商量，择定一块土质较差、三亩大的上洋地作为试验田，以便进一步摸索棉花增产规律。

搞起试验田以后，老罗经常和农民兄弟一起劳动，一起商量，从不下放每个生产环节，每当他下乡或外出开会回来，顾不上回办公室，总要先到试验田去转一转，有时利用中午或晚饭后的休息时间也往棉地里钻。老罗和农民兄弟边学习、边总结、边实践，终于摸索出一整套上洋地棉花高产的经验，秋后，这块棉花试验田的棉花产量，比全公社平均亩产增加很多，这个大队的棉花产量，也跃居为全公社第一。

翻阅新渡户稻造（1862—1933）所著的《武士道》，觉得书中所赞美的精神教条，跟黑泽明在《七武士》里投射的理想主义多有吻合。《七武士》里，七个身份莫名的人，干着替农民卖命的违科行当，但还是被尊之为武士，其行为被视之为逆水行舟的某种精神之化身。在落魄武士那里，骄傲和自尊依旧，武士能够成行的最终原因，是一种仗义行侠风度，所谓武士，也不再是专为攻城掠地的群体，也可以是扶弱仗义的闲杂人等，他们保持了武士道的真义，所以在影片结局，集体升格为真正的武士，就连菊千代这样的冒牌货色，也因体现了武士道的精神而终获承认，武士的精神，也因此得到重新诠释。

新渡户稻造把武士道精神归纳为义、勇、仁、礼、诚、名誉和忠义七类，其中的义，他解释为决断的心，即凭道理下决心而毫不犹豫的意志。七郎次的出场，就是对义的绝佳演绎——勤兵卫和小贩打扮的七郎次说说笑笑的进来，勤兵卫：“你这家伙还活着哪？”七郎次微微一笑：“我在护城河里用水草蒙上头。城堡塌下来时，我想这回可完了。”勤兵卫：“有一场无名无利的

村，因东西两岙同一谷口，故名。后来山谷消失，村名改为“同岙”。

我们先到铁佛寺。铁佛寺原为王应麟的家庙，那是王应麟入葬同岙后，家人和门生用来守墓及祭祀的场所，离他的墓地不远，他的后人又把家庙赠与本真和尚，这样就有了铁佛寺。铁佛寺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这时距王应麟去世已有六十多年了。铁佛寺内的铁佛寺释迦牟尼坐像，高约3米，刻有“大元二十年铸”字样，由铜头铜手铁身浇铸而成，实为罕见。当年，反清复明的义士曾欲熔化这尊铁佛铸造兵器，好在最终保留了下来。可惜到了“文革”，这尊铁佛还是被毁了，仅存一座断裂的莲花座，默默地置于现大雄宝殿前的台阶一侧，接受从旁而过的人们好奇目光的审视。如今看到的铁佛为近年重修寺院时所铸，共三尊，中间即为释迦牟尼佛，两旁各立一

在生产第一线深入调查研究，使老罗取得了领导生产的发言权和主动权。1971年7月下旬的一天，老罗来到胜北公社黎明大队，看到棉花长势很好，但部分棉花落蕾较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从棉地里拾来几百个落在地上的花蕾，进行仔细分析，发现落蕾的主要原因是缺水少肥和病虫害危害。于是，他就根据试验田取得的实践经验，立即发动群众投入了抗旱除虫战斗。这个公社一万亩棉地经过抗旱、除虫，促进了棉花正常生长。

第二年，罗祥根继续在游西大队搞棉花科学试验，进一步摸索棉花稳产高产规律。在他和其他领导的带动下，当时全县各级干部坚持种试验田，有力地推动了棉花生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一天我碰到罗祥根，向他提起上述往事。老罗认真地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情况大变化，再提这些事，已没啥意义了。”可在旁的一些同志却说：“你地位变了，本色不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群众中汲取力量的好思想，好作风，仍旧值得大大发扬。”几十年来，罗祥根生活上克勤克俭，平时穿着十分朴素，退休后三十多年，一直居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的简陋的房子里。有一次，慈溪组织有关人员赴川沙参观取经，当途经上海市区，老罗和我另一位同志没有去逛街，而是来到一个弄堂口的饮食摊，各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餐后他笑眯眯地话语不断。又一次，在慈溪市人代会间隙，我在一间会议室碰到老罗，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他自编的一套健身操，

还一招一式地进行演示。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人老了，更要注意锻炼身体，活得长岁就好！”当我离开时，老罗伸出强劲而又硬朗的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我禁不住“哦”地喊了一声，整个身子都被弄得蹲下去了。此后，他还把一套自编的健身操资料印发给比较熟悉的同志。

如今，提起罗祥根同志，熟悉他的人都说：“老罗的一生，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一生。”

硬仗，你能参加么？这回说不定要死。”七郎次只是微笑，欣然答应，这便是义举。

关于勇，新渡户说，除非是见义而为，否则就没有价值。菊千代学久藏去夺枪，虽然成功了，但仍属匹夫之勇，但他的死，意味却完全不同，当是时，久藏被躲在门缝后的山贼开枪打死，菊千代发现了火力点，毫不犹豫地持刀冲上山贼，中弹倒下，挣扎起来，用刀逼住山贼，用尽最后力气杀之，随后倒在暴雨和泥泞中，以热血沸腾的最后一击解除了勇字。

所谓仁，新渡户解释为恻隐之心。影片里仁的体现，莫过于勤兵卫对农民的承诺，对于农民的请求，勤兵卫最初说，“没有考虑的余地。”但他又说，“守比攻还难，你说过村后面是山吧？”在和农民的对话中，气氛似有缓和和，“找这么多可靠的武士并不容易，没有一副热心肠是不行的，而且，我已经打仗打腻了，老了。”这时，传来农民利吉的抽泣，一旁的脚夫说，“幸亏没有做农民，狗都不如！”勤兵卫闻言用水草蒙上头。城堡塌下来时，我想这回可完了。”勤兵卫：“有一场无名无利的

【史海钩沉】

拜访王应麟

陈武耀

侍者，金碧辉煌的外表，看起来似乎太过华丽。

因为王应麟与铁佛寺的渊源，近年寺内特意新辟王应麟纪念馆，本地文史专家王介堂为其取名“琢玉堂”，出于《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之句。迈入纪念馆，迎面就是挂在墙上的王应麟画像及甬城书法家书写的几幅对联，

其中一幅是“誉满全球王伯厚；功留万代三字经”，是的，提到王应麟，注定了绕不过《三字经》的。长期以来，《三字经》一直作为我国儿童的启蒙读物广受推崇，被誉为“蒙学之冠”，上世纪80年代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可见其影响力。其实王应麟的成就何止《三字经》？作为

【甬上画坛】



飞天图

陈寅 绘

在导游带领下，我们走进了俄罗斯新圣女公墓。

新圣女公墓位于莫斯科西南，始建于16世纪，当初为教会上层人物和贵族的安葬地。到了19世纪，成为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和各界名流的最后归宿。该公墓占地7.5公顷，在这里长眠的有2.6万个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其中有著名作家果戈理、契诃夫、法捷耶夫，著名诗人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瓦维洛夫，政治家米高扬、波德戈尔内、赫鲁晓夫、叶利钦等人。

年轻时，我曾读过果戈理的《死魂灵》，契诃夫的《变色龙》，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尤其受到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科斯莫杰米高扬斯卡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深刻影响。在新圣女公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精神性格，被雕塑家永远地定格在了石板上：他的一只手放在书稿上，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微微抬起，双眼凝视着远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伫立在墓碑前，面对着他的雕像，我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透过岁月的尘雾，原本模糊的记忆似乎又清晰起来，上初中时老师布置背诵的保尔名言又悄然在耳边响起：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

最终使得勤兵卫下决心的，无疑是他的恻隐之心。同样的，梦想着成为武士的胜四郎，也早早表现出仁的一面，当农民与平因为米被偷而挨了利吉一个耳光，哭着捡起地上的几个米粒，叮当一声，一堆钱掉在他面前，出手相帮的正是胜四郎，可以说，他从这一刻起，

【雕刻时光】

读《武士道》 观《七武士》——重读黑泽明之三

贺秋帆

已经在精神上成为了一个武士。新渡户解释的仁，包括对于弱者、败者的仁。武士对于败者的仁，影片里同样有所交代，但是这个瞬间的侧隐很快被农民的愤怒淹没了——第一次交锋，武士生擒一名山贼，农民们的意见是“拿扁刨死他！”、“用不着武士动手，我们干！”久藏却说：“且慢，这家伙都已经求饶，我们就不必杀他了。”

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但凡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会受到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正因为如此，新圣女公墓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个

【思想散墨】

一个民族的安魂之所

灿霖

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着上百万的游客。这里的很多墓穴中都安置着一个了不起的灵魂，向人们诉说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导游小胡介绍，果戈理生前曾再三叮嘱后人不要为他竖立任何墓碑，但后人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他对俄罗斯文化来说太重要了。一位名叫巴赫鲁中的著名戏剧家，出于对果戈理的狂热崇拜，竟说通了看守墓地的修士，将果戈理的头骨挖了出来，藏在家中顶礼膜拜。此事被披露后，巴赫鲁申不得不将果戈理的头骨交了出来，但

新渡户说，礼是宽容而慈悲，不忌妒，不夸耀，不骄，不行非礼，不求己利，不愤，不念人恶。胜四郎和志乃约会的场面，被苦练武功的久藏发现，但久藏始终不曾走漏风声，还主动为胜四郎省饭。众武士找到瞎婆婆，婆婆说，“我希望早点死掉，可又怕冥界也有那

【雕刻时光】

读《武士道》 观《七武士》——重读黑泽明之三

贺秋帆

么多痛苦。”平八安慰说，“不会的，冥界没有土匪，也没有灾荒。”决战前夕，胜四郎和志乃幽会被发现，志乃父亲万造闹将起来，七郎次诚恳地劝说万造：“人在不知生死的情况下，相互需要安慰，你为年轻人想一想吧，这并不过分呀！”这就是宽容而慈悲，七郎次和五郎兵卫逢人逢事总是笑脸相迎，这便是愤。久藏夺枪回来，把火枪送交

著名学者、教育家，王应麟博学多才，一生著作等身，除了《三字经》，还留下了《玉海》、《困学纪闻》、《通鉴地理考》等著作二十余种。王应麟还是一位伯乐，他任考官时就慧眼识贤才，向宋理宗极力推荐本来名列第七的考生试卷。于是，那位后来成为民族英雄的青年才俊文天祥，成了这一年的新科状元。在政治上，王应麟力主抗元，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邦、救亡图存的良策，无奈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除了被权臣排挤，谁又会采纳他的一言半句？

离开铁佛寺，去探访王应麟墓道。墓道离铁佛寺不远，沿着一条小路过去，步行也就十来分钟光景。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公墓，王应麟的墓就被这片绵延的公墓包围着。眼前的一切，显得几分苍凉，没有墓碑，没有想像中的高高堆起的墓冢，惟见几尊石人、

石马、石虎、石羊，或东倒西歪，或断腿少胳膊，且严重风化，散落在荒草丛中。名为墓道，其实墓室已毁，几近废墟，令人唏嘘。《四明谈助》称：王应麟的父亲及后裔的墓也都在同谷山，俗称“王府坟”。可见这里原本是王氏家族的归葬之地，而公墓的形成是近二十年前的事，却已喧宾夺主，如果没有那块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南宋大儒王应麟的墓地？

我在王应麟的墓道上缓步行走，轻轻，生怕惊扰了这位先贤。七百余年的风雨足以改变一切，何况王应麟墓道曾经遭受过人为的损毁。“这墓怎么也不修一修？”同行中有人嘀咕。我想，缅怀先贤的方式很多，重修墓室是件好事，但不修自有不修的道理，顺其自然，留存历史的沧桑，或许更富有意义。

【生活杂记】

话说清明

张良鸿

说起传统佳节，老宁波心目中列首位的当然是过大年，其次是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以孩子眼光看，后面四个节日中，无关紧要的是重阳，最有兴味的数清明，为什么？又有吃又可赶热闹啊。吃，相对来说还是次要的，不过吃些艾青饼和麻糍糕，并不比端午粽子、中秋月饼吸引力大；凑热闹才更重要，因为可出门扫墓去，还有机会一次去“抢饼子”。

“三月上坟抢饼子”是旧时宁波“二十四节气歌”中重要内容。原来老底子的宁波乡下，凡给老坟头上坟，尤其给全家大公祭坟，仪式较隆重，而且越闹热后代将会越兴旺，于是就有了“抢饼子”风习。待上坟糍饭一结束，炮仗噼啪一放，扫墓的男主人们就会抛撒一种叫“和尚饼”的小甜饼，或者分发切成方块状的麻糍糕，孩子们就嘻嘻哈哈地哄抢。

清明大概是人间最具有情味的节日了，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是其核心，这无疑与儒家长期倡导孝道文化有关，孝已深入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非常值得珍惜。

如果认真考查，最早的扫墓节日应该是晋文公追怀介子推而定下的寒食节，它比今天的清明节要早一两天。其时清明虽然也是有的，但它只是一个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清明就是界于春分与谷雨之间的一个为期十五天的物候节气。定清明日为祭祖扫墓日子，始于唐而盛于宋，从此寒食节被逐渐取代了，而清明节则越来越走俏。

毫无疑问，清明的主题是扫墓，但同时又有游春踏青的内容，唐宋时甚至风行蹴鞠、拔河、荡秋千等户外活动。理由是倡导阴阳协调；祭墓是通阴阳，踏青是顺阳气，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春祭之余踏青，当时还形成相当规模，比如唐时有个叫顾非熊的诗人就写了一首《长安清明言怀》的诗：“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无独有偶，宋代诗人吴惟信所写《清明即事》中的踏青规模也非同小可：“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人口一半踏青去，行歌宴乐之外，估计肯定还有斗茶宴饮之类，直闹到日落人散，才会清静。

古人说，山水同在谓之“清”，日月同在谓之“明”，一个“同”字道尽天地奥妙。逝者已经远去，生者还要长行。值此气清景明、万物尽苏时节，让我们在真诚祭奠、缅怀、追思、感恩的同时，也尽情地踏青、游春、放歌、吟咏，在心灵和体力上为自己好好充一次电，以期往后日子里更加坦荡清白地做人做事。

武士装备而来，菊千代说，“这是农民抓落荒武士缴获的，铠甲，长枪，弓，这儿都有啊！”不料勤兵卫面露怒色，一言不发，一直待人和气的七郎次也气得脸色煞白，“这铠甲是农民们捅死武士而弄到的，你，你算个武士？”勤兵卫连连打了圆场，“算了，没有当过落荒武士的人，不会理解这心情。”矛盾的真正爆发点，是武士们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农民们并非如武士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怜，但这个事实之所以令武士们愤怒，是因为大家从中深深地领悟到自身命运的悲哀，严酷的现实是，他们必须为曾经损害过武士名誉的农民卖命，难怪寡言的久藏也说了句让人吃惊的话，“我真想把这个村的人杀了！”

黑泽明把他理解的武士道精神依附于七个丧失和从未获得武士身份的人，以此获得了一种缅怀兼填充式书写格调。不过对于武士道的另一面，我们最好存有清醒认识，和黑泽明同时代的日本导演今井正在1963年就有一部获柏林金熊奖的《武士道残酷物语》传世，矛头直指武士道精神对于现代日本人集体无意识的负面影响，最好能和《七武士》对照着看。